

刘阳主编
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
白首卧松云

辞孟浩然研究文集
事君

高山安可仰
徒此揖清芬

孟浩然研究文集

主 编 刘 阳

执行主编 赵俊玠 房日晰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浩然研究文集/刘阳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6

ISBN 7-80153-305-4

I . 孟…

II . ①刘…

III . ①孟浩然(689~740) - 文学作品 - 文学研究 - 文集

②孟浩然(689~740)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 I207.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8407 号

书 名:孟浩然研究文集

主 编:刘 阳

责任编辑:银 河

封面设计:郑秉宏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字 数:350 千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5

印 数:3500 册

印 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3-305-4/G·182

定 价:30.00 元

《孟浩然研究文集》编委会

主 编: 刘 阳

执行主编: 赵俊玠 房日晰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宗明 王德让 李健超

伍纪有 刘 阳 刘伟云

刘建军 杨忠诚 房日晰

赵 荣 赵俊玠 胥连定

柴顺功 黄中文 符景垣

黎 峰 薛迪之

序

孟浩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他的诗句流传千年至今光彩夺目，他的名篇《春晓》等因选入中小学课本而家喻户晓，研究他的文章自五四以来有数百篇之多。而今，反映近百年研究成果的《孟浩然研究文集》选编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二本唐代著名诗人的研究文集，令人欣慰！

我本一介书生，已近不惑之年，起初攻读农学，而后学习经济管理乃至现代经济的前沿——股份制与证券投资。而对于文学，作为业余爱好，发表有数十万字的作品。今逢盛世，有幸奉命主持开发建设以孟浩然隐居地——鹿门山为中心的鹿门风景名胜区，自1999年10月开始，到2001年春，历时一年多，有机会专心研究我的同乡前贤——孟浩然，且把编选出版《孟浩然研究文集》作为鹿门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文化建设内容。我和同事、好友一起策划，又将欲出版《孟浩然研究文集》的想法告知有关专家、教授、学者，得到了著名学者何炼成教授、刘建军教授、叶廷芳研究员、艾丰先生、魏杰教授等老师的 support，西北大学赵荣教授、赵俊玲教授、房日晰教授等老师亲自参加鹿门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和本书的选编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杨忠诚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还有许多朋友，不计任何名利，为此书的出版四处奔波，默默奉献。在此书出版之际，我谨向所有为此书选编出版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各位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序

研读收集来的关于孟浩然的研究论文，可谓琳琅满目，丰富多彩。从时间上看，自五四以来，研究孟浩然的成果均有体现；从研究学者的分布上看，东、西、南、北、中均有，也有少数国外学者；从内容上看，有研究孟浩然生平交游的，有研究孟浩然的审美观及诗歌艺术风格特征的，还有将孟浩然与诗人王维比较研究的，等等。虽然各位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但其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互纠偏，对我们了解一个真正的孟浩然和孟诗的风格特征，确实大有裨益。

孟浩然的生平和交游

唐代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记载：“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瘳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治城南园，年五十有二。”按此记载反推，孟浩然当生于唐武后永昌元年（689）。王士源《序》、《新唐书·孟浩然传》、《唐才子传·孟浩然》等史料都记载：孟浩然，字浩然，唐代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隐鹿门山（今湖北襄阳县境内）。对于上述孟浩然的出生时间、出生地和隐居地，绝大多数学者是肯定的。

北京大学陈贻焮教授在《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中认为，孟浩然本宅叫涧南园，在襄阳郭外：“敝庐在郭外，素业惟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钓竿垂此涧，樵唱入南轩。”（《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涧在屋之北，所以称北涧。屋在涧之南，所以称涧南园。襄阳城在汉水弯曲处汉水绕其东、北二面。城北临江而无山，城南九、十里内则有岘山、卧龙山、白马山等。涧南园若在“北郭”外，则临汉水而不近“南山”。若在南郭外，则近“南山”，而真与“北郭赊”了。可见当在南郭外。

陈教授上述的考证是对的。但在该文中说：“孟诗《与诸子登岘山》‘水落鱼梁浅’中的鱼梁洲距岘山不远。后代方志载此

洲在襄阳县城之东北，或流传有误。”实际上鱼梁洲确在古襄阳县城之东北。该文注释中说：“马茂元《唐诗选》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注：‘鱼梁，沔水中的洲名，在鹿门山附近。’似有误。”实际上鱼梁洲确在鹿门山附近。陈先生大抵是未到过鱼梁洲和鹿门山，否则，不会出此错误。

关于孟浩然的生平及交游，许多学者作了考证。如陈贻焮、陈铁民、王达津、谭优学、李浩、王波、屈光、孙维城、王从仁、陶敏、郁贤皓、李怀福等，由于史料缺乏，这些成果确实来之不易。综合大家的观点，可用较为粗略的线条勾画如下：在开元十二年（724）前即孟浩然36岁前，为在乡隐居读书时期；开元十二年始，他先后到洛阳、湘赣、扬州等地漫游；开元十五年至十六年（727—728），为长安应试时期（有学者认为，孟浩然可能多次入京求仕）；开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729—733），为吴越漫游时期；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733—740），为晚年故园隐居时期。吴越归来，孟浩然已渐入老境，隐居故园，也时出访幽。这一时期又两度外出。一次是开元二十一年秋至次年春入峡游蜀；一次是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谪任荆州长史，孟浩然被邀入幕为从事，随张九龄巡视、游览了大江南北一些地方。开元二十六年春辞去从事，归家隐居。孟浩然的交游极广。王士源《序》载：“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朏、范阳卢僎、大理评事河东裴总、华阴太守荥阳郑倩之、太守河南独孤册，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其实，孟浩然的朋友何止这些，他的朋友可谓遍天下。李白、王昌龄、韩朝宗、王迥、张子容、崔国辅、贾昇、杜晃、裴观、湛然等，皆与浩然相好。

孟浩然的思想和人格

对于孟浩然的思想和人格，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闻一多

序

先生在《孟浩然》一文中认为，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是很重要的一点。孟浩然本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

陈贻焮先生在《谈孟浩然的“隐逸”》一文中认为，虽然时代不同，个人遭遇与成熟也不一样，孟浩然和陶渊明还是很相像的：他们生活虽似出世精神是入世的，他们都有抱负，都经受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矛盾的痛苦，都认识并揭示了现实和官场中的黑暗与丑恶，都冀求完成一种独立的不媚世的人格。孟浩然的《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诗说：“傍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这诗一方面可用来说明他的确是在自觉地效法陶渊明，同时也可以看作他的自传。

现在有些学者持孟浩然热衷仕途之说，但朱起予先生认为“殊可怀疑”（见《孟浩然隐逸趣尚论》），其依据是：①孟浩然在京贵交不少，其中包括能选贤任能，引用文儒之士参与政治的名相张九龄，孟若要出仕，要求这些忘形之交引荐原也不难，更兼孟浩然的秘书省赋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使他名声大噪，稍通入仕路径的文人正可以借此求进，也是情理中事。这比唐代士子通过“行卷”、“温卷”的办法求得声名远扬强到不啻十倍八倍。而孟浩然却不然，因为他不久便别友人，离京邑了。②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任尚书右丞相，孟浩然完全可以乘机谒张，为什么却在襄阳及附近地区遨游终日，逍遥林泉？③王士源《序》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朝宗约日引谒。及朝，浩然会僚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

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而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这里，哪里见得到一个所谓为科举作了30年准备的士子的影子？④关于孟浩然是否参加了科举考试，现有研究成果对此是肯定的。朱先生认为其说根据不足，并有论证。

孟浩然自述他的世家说：“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书怀贻京邑故人》）以大儒孟子的后裔自居的孟浩然，无疑地与当时社会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除了受庄子哲学影响外，也饱读儒家经典。儒道二家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经常是以互补的形式出现的，事实上，在当时社会中，如果要找出一位光受儒家思想影响或道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是很难的。那么，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修身济世思想总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孟浩然。他又生当开元盛世，如果说一点没有入世之意，反倒是不近人情的。我们只能说存在于孟浩然身上的出世与世仕这对矛盾，是前者占了上风，成为主要的一面，而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后者的存在。我认为朱先生的以上论述颇有见地，这也大概是孟浩然入京求仕的思想基础。

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房日晰教授认为，李白的仰止心情不是来自孟浩然的诗歌，而是出自对一个隐士高风亮节的人格的崇拜（见《李白崇尚孟浩然的缘由》）。房先生说李白倾服孟浩然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养望待时上，李白与孟浩然有共同之处；其次，孟浩然有侠义之风，所谓“救患释纷以立仪表”，这一点颇与李白同调；第三，李白与孟浩然的性格非常相似；第四，两人都飘洒风流，具有遗世独立的风韵；第五，两人的部分诗歌在风格上有相

似之处。

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共同崇拜和赞美孟浩然，实属难得。张祜《题孟浩然宅》说：“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皮日休说：“呜呼，先生之道，复可言耶？谓乎贫，则天爵于身；谓乎死，则不朽于文，为士之道，亦以至矣。”（《皮子文薮》卷七《郢州孟亭记》）王维在《哭孟浩然》中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白居易在《游襄阳怀孟浩然》中说：“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以上可以看出，和孟浩然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对孟评价是极高的。他们有的是孟的至交，有的距孟浩然生活的时代很近，对孟浩然思想和人格的评价自然是可信的。今有某些学者对孟浩然的思想和人格的评价，多含有臆断成分，或据现代的评价标准，难有中肯之见。如果不真正认识孟浩然的隐士品格，就很难读懂其诗其人，那么孟浩然似乎成了一个热心功名利禄而又未入仕的失意者，其诗品人品还值得时人、今人和后人崇敬和仰慕吗？

孟浩然的审美观和诗歌艺术风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陶文鹏研究员在《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一文中，对孟浩然的审美观及在诗歌美学观指导下的创作实践作了精辟论述。

陶先生将孟浩然谈诗的诗句钩辑整理，从中见到一个相当完美的诗歌美学观。看来，这位终身布衣的盛唐山水诗人，是在明确的诗歌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是他，最先以诗的竖琴，弹奏出清新美妙的盛唐之音。

诗是心灵的写照，表现的艺术。诗人富于音律和图画美的语言文字，通过抒写感情和情绪反映现实生活。孟浩然作为一个诗人，也很重视诗歌着重写心灵，抒发感情这一美学特征。他在《韩大侯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诗中明确写道：“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他在诗中说：“云山阻梦想，衾枕劳感咏。”（《晚春卧寄张子容》）“何以发佳兴？阴虫鸣夜阶。”（《奉先张明府休沐》）“夕阳开晚照，中坐兴非一。”（《登江中孤屿》）“秋入诗人兴，巴歌和者稀。”（《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愁因薄雾起，兴是清秋发。”（《秋登万山寄张五》）“款言忘景夕，清兴属凉初。”（《西山寻辛谔》）“风俗因时见，湖山发兴多。”（《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逸思高秋发，欢情落景催。”（《和贾主簿九日登岘山》）孟浩然一再宣称：他的诗都是感物动情，因情萌兴写成的。孟浩然反复标举一个“兴”字。他所说的“兴”不是传统视为诗的表现方法之一，同“比”、“赋”相并列的那个“兴”，而是感兴、兴会、兴致。其涵义，当指诗人强烈的创作冲动、灵感的勃发、诗情的喷涌。孟浩然标举“兴”，说明他已深刻地体会到：感物是诗人抒情言志的前提，而诗人的创作构思即是物与情的交融。因此，可以说“兴”是孟浩然借以表述诗歌创作形象思维的美学概念。“秋入诗人兴”、“湖山发兴多”的命题告诉我们：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是建立在朴素唯物论基础上的。

没有想象就没有诗。孟浩然直接运用“想象”这一概念，来说明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想象若在眼，周流空复情。”（《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这两句诗，原意是描述诗人自己在玉泉边触景生情、浮想联翩的内心活动，却有意无意地揭示出诗人的创造性想象的特征和作用，即是在感情的推动下，使审美意象形成并使之鲜明跃于眼前。

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十分重视“意”的主导、统摄作用。孟浩

序

然有“高深以意裁”之见，正与之相合。

在《和判官登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诗中，孟浩然还提出一个“物情多贵远”的美学命题。

孟诗“结构意不浅，岩潭趣转深”。这里蕴含着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意趣的深浅，与结构密切相关。诗人如能将感兴的物象予以精心安排和结构，作品的意境就浑然一体，趣味浓郁深远。

孟浩然关于静心观物、感物动情、因情起兴、以意运思、驰骋想象直到精心结构这一系列问题的美学见解，正是从生活到诗歌，从现实美到艺术美的整个创作过程。孟浩然的诗，就是在上述诗歌美学观点指导下的实践成果。

陶先生说，孟浩然的山水诗具有多种色调和风致，正是他多样性审美趣味的反映。孟浩然既爱好“优美”即“阴柔之美”，也爱好“崇高”即“阳刚之美”。在万象纷呈的自然美中，究竟哪一种美是孟浩然最感兴趣的呢？诗人明确地告诉人们，他最爱好清美。

孟浩然追求五种清新的诗美，即清真、清幽、清空、清旷、清淡之美。这种以清真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旷的多种美感中洋溢着清新气息的山水诗，是孟浩然在学习、借鉴陶诗基础上创造的。

闻一多先生是以诗人之眼光来看孟浩然的。他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中，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淡到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有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超过了诗也好，够不上诗也好，任凭你从环子的那一点看起。反正除了孟浩然，古今并没有第二个

诗人到过这境界。东坡说他没有才，东坡自己的毛病，就在才太多。

陈贻焮先生在《孟浩然诗选后记(节录)》一文中说：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继陶之后，大力写作田园、隐逸题材，并将之与谢灵运所开创、谢朓所发展的山水、行旅题材结合起来，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风气之先的，首推孟浩然。杜甫称赞孟浩然：“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遗兴五首》)，又在《解闷十二首》中说他的诗“清诗句句尽堪传”。

孟浩然学习了陶渊明写诗的经验，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通过一系列的诗歌创作，以襄阳江村和本人为原型，经过艺术概括，竟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幽雅、恬静的意境以及与此意境相协调的“风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清淡的独特艺术风格。

西南师范大学李景白教授在《孟浩然诗歌艺术风格的再思考》一文中说：总观孟诗，如果从题材上看，多写自然景物(当然包括山水)，无论漫游之情，抑或写隐逸之趣，甚至赠答、送别，大都离不开山水自然，这便是他被称为山水诗人的原因；如果从艺术境界上看，这些诗歌大都表现出清幽雅淡的艺术风格，成为孟诗的主要特征，与王维近似，这便是王孟合称的主要原因。他的山水景物诗，虽间有雄浑之作，但为数极少，不能代表孟诗的主要倾向。如果从写作构思、语言使用上看，则显示出平易自然的风格，这也是孟诗的一个主要特色。

西北大学李明生、李浩二位先生在《论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特征》一文中认为，孟诗最基本的特色是自然本色。自然，是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最大特征，它在孟诗中有以下三个层次的理论涵义：风物天然——作为观赏对象和描写题材；风格自然——作为艺术技巧饱和成熟、创作个性鲜明稳定的结晶；返归自

序

然——作为追求理想人格、高扬个性精神的归宿与极境。

和任何一个伟大诗人一样，孟浩然的诗歌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主要不足之处是内容不够丰富。还有一部分说禅谈道的诗，也是一些评论家非议的焦点。苏轼曾评论道：“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后山诗话》引）陆游所谓“率觉气索”，王夫之所谓“轻飘味短”，当是对孟诗不足之处评论的一家之言。“鬼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孟诗是有局限性的，但我们不应有什么苛评。

为了深入研究孟浩然诗歌的艺术风格，许多学者还将孟浩然与王维的诗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朱起予的《王孟诗歌差异论》，英烈、文生的《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异同》，丁成泉的《论王、孟山水诗的艺术经验》，李浩的《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比较》，房日晰的《王维孟浩然田园山水诗比较》等，这些成果都是难能可贵的，希望能对读者了解研究孟浩然的诗歌艺术风格和创作特色有一定帮助。

刘阳

2001年5月8日于襄阳

目 录

序	刘 阳(1)
孟浩然事迹考辨	陈贻焮(1)
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	陈铁民(58)
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	王达津(68)
孟浩然生平续考	王达津(90)
孟浩然行止考实	谭优学(96)
孟浩然事迹新考	李 浩(132)
孟浩然行年新考	王 波(141)
孟浩然首次入京考	屈 光(156)
孟浩然入京事迹考	孙维城(165)
孟浩然“年四十游京师”考辨 ——兼与傅璇琮先生商榷	王从仁(174)
“孟浩然遇唐明皇”事质疑	
兼论孟浩然的功名仕进思想	李景白(180)
孟浩然交游中的几个问题	陶 敏(189)
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	郁贤皓(195)
孟浩然交游补考	李 浩(205)
谈孟浩然的“隐逸”	陈贻焮(211)
孟浩然隐逸趣尚论	朱起予(219)

李白崇尚孟浩然的缘由	房日晰	(234)
孟浩然“好乐忘名”辨	丁成泉	(239)
孟浩然诗辨伪	房日晰	(245)
孟浩然	闻一多	(255)
孟浩然诗选后记(节录)	陈贻焮	(260)
论孟浩然和他的诗	刘开扬	(271)
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	陶文鹏	(284)
孟浩然诗歌艺术昔蒯论	刘文刚	(308)
孟浩然诗歌魅力探寻	柯素莉	(324)
孟浩然诗的风格特色	李育仁	(338)
孟浩然诗歌艺术风格的再思考	李景白	(350)
浅论孟浩然诗歌情与景的辩证关系	张伟	(367)
论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特征	李明生 李浩	(374)
王孟诗歌差异论	朱起予	(389)
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异与同	英烈 文生	(407)
论王、孟山水诗的艺术经验	丁成泉	(416)
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比较	李浩	(440)
王维孟浩然田园山水诗比较	房日晰	(452)
《孟浩然集》序	(唐)王士源	(467)
《旧唐书·孟浩然传》		(469)
《新唐书·孟浩然传》		(470)
《唐才子传·孟浩然》		(471)
孟浩然研究论文索引	肖甲 房向莉	(472)
后记		(480)

孟浩然事迹考辨

●北京大学教授 陈贻焮

一 涧南园和鹿门山

《旧唐书·文苑列传》载：“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他有《夜归鹿门歌》。白居易的《游襄阳怀孟浩然》也说：“南望鹿门山，蔼若有馀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可见他隐鹿门山一事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在襄阳是否就只有鹿门山这一处住所？如果另外还有，又在何处？他平常主要居住在何处？等等这些问题，至今还不了然。由于这些问题对理解他的生活和创作有关，因而有深入探索的必要。

孟浩然有一个叫王迥的同乡好友，集中有关他的诗很多。《全唐诗》卷二百十五收录了这人一首叫《同孟浩然宴赋》的诗，前缀小传说：“王迥，家鹿门，号白云先生，与孟浩然善。”这几句话都是从孟诗中钩稽出来的。据孟《白云先生王迥见访》^①：“归闲日无事，云卧昼不起。有客款柴扉，自云巢居子。居闲好花木，采药来城市。家在鹿门山，常游涧泽水。”又《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忆与君别时，泛舟如昨日。夕阳开晚照，中坐

^① 诗题依《全唐诗》本。本文所引孟诗主要据《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孟浩然集》，间采《全唐诗》本及其简单校记异文定字，除有必要，不一一注明。